

國民教育文庫

裴斯塔洛齊

吳志堯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

(31444)

國民教育文庫
裴斯塔洛齊一冊

定價國幣叁元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作者 吳朱沈

百經志

上海河南中路

* 有 權 版 *
* 究 必 印 翻 *
* *****

發行人
發行者
編者

朱商務印書館
吳志英農堯
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

各處

發行所

大



瑞士蘇黎世斐斯塔洛齊紀念像

孟序

十八世紀的歐洲，流行着一種思想：人不但想立刻造成一個新教育，並且想用教育來一舉而造成一個新社會。這種樂觀的想像，刺激很多人，產生了很多教育的自由的實驗。一羣小學教師，就奔走、宣傳、募集捐款、志願效勞，設立起他們自己的學校。現在看來，這些不過是試驗性質的鄉村學校而已，不值得驚奇。但在當時，居然名滿天下，謗滿天下。毀謗它們的人，說它們幼稚、誇大——無聊。只有康德在他的教育學講演裏，這樣殷殷地說：「那些批評是不對的。沒有經過實驗，怎樣見得結果和預期不相符？怎麼會知道理？想教育不能夠在短時間實現？」像汎愛學校所開的一條新路，是大家應該予以讚美的，不管它還有多少試驗中不可避免而為後來試驗所須矯正的錯誤。」這哲學家的「尊賢而容衆，嘉善而矜不能」的態度，引起學者們對熱心的小學教師的注視和同情。後來，裴斯塔洛齊以他的全生命來擔當這實驗的事業，他的學校，巍然成為世界兒童教育運動的中心；

又因為康德的弟子菲希德替他登高疾呼，而發生出極大的力量。

裴斯塔洛齊也是開創兒童心理研究的人。這不只因為他提出「教育的心理化」一個口號。因為用客觀的態度，跟着嬰兒，仔細觀察他的行為動作，而一一紀錄下來的日記或傳記的方法，是他最先使用的。他以後，才有幾個醫師和生理學家，繼續用這系統的觀察方法，精益求精，使兒童心理，漸成獨立的科學。後人的技術、知識，早勝過了他。但求知的興趣和對兒童的同情，並不會超過他。就是他的教育的心理化一句話，也不好加以嘲笑。他所謂心理，限於那時人所知道的感覺經驗；他的直觀教材，也就只着重感覺的印象。這些都過去了。但他的根本態度是兒童的教育，要看作是他自己的發展；他的發展，像一切有機體的發展一樣，有自然的法則可尋；這些法則的充分把握，就是教育的成功所繫。這個根本態度，至今並沒有被動搖。我相信，在教師們間，這個態度，至今還需要耐心的培養。

但是比教育實驗，比兒童研究，比一切更珍貴的，到底是這教育家自己的，生平的崇高的人格。說到他的生平，是說一個很動人的故事。關於人格的探微索隱，近時心理學者，往往異想天開，中間

有這樣的一個理論：說人格可按理知、功利、美感、權力、同情、至善，六個動機，分爲六類。像一粒骰子，人同具有這六面，卻只有一面，特著地表現出來。表現的雖只一面，參伍錯綜，時顯時隱的，還有五面；所以穩定的人格，每一類，依照各自的定律，構成一個獨特的組織。科學家、工業家、美術家、政治家、慈善家、宗教家，六類單純的人格，是各有其組織的。至於各類的理想的範型，如最完全的科學家或美術家的範型，人們對它鼓舞向上，而寤寐求之的，則只是一個邏輯的結構。可以叫它是永恆的，客觀的；因爲也像柏拉圖的理型那樣，是亘千載之間，高懸於萬人之上的。任何時期現實世界裏的這個大科學家，那個大美術家，只得其近似，得其依稀彷彿罷了。雖這樣，我們也可以從歷史和傳記裏，勉強找出其代表的人物來。這個十分玄想，十分整齊的理論，不能在這裏評判它的是非。急於問的是教育家的人格，有沒有獨特的範型呢？有的。那麼，屬於那一類？說道是慈善家一類的分支，因爲教育的動機，是同情、慈愛。從西洋史上找代表的人物，便舉出蘇格拉底和裴斯塔洛齊來。這最後一點，我想，沒有人會反對。菲希德應該深切了解他的朋友的爲人，他早就說：「裴斯塔洛齊的生活的靈魂是愛。他愛貧窮和被壓迫的人們。他的愛有福了！使他的所獲，竟遠過於他的所求！」——他原來求的是

貧苦孩子的啓蒙，而得着的是人類的教育大道！」

我們感謝吳志堯先生及時的給我們這部書。一九四六年，是裴翁誕生二百年的紀念。將這動人的故事，贈與想慕他的人們，是紀念他的最好的一個方法。

當然，這書不是爲舉行紀念而匆匆寫成的。三年前，在戰時湘黔郵寄的困難中，我已經看到原稿的一部分了。吳先生是頂愛裴翁的一個人。他讀他的傳記，讀他的著作，讀諸家關於他的論述、批評。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，才完成這我們僅有的關於裴斯塔洛齊的一部書，翻譯的除外，或許也是這一類研究的第一部書。這一類的研究，固然不會多；而像他這樣對前哲的摯念，對學問的專一和深沉，在我們中間，也是希有的了。希望著者接受我們的謝忱，也接受我們對他的衷心的敬佩。

孟憲承

三十四年十二月漱浦

俞序

一個突如其來的勝利，喊出一句「教育第一」的口號。正在準備復員的熱鬧時期中，貴州遵義的小學教育界同仁，在三十五年的一月十二日竟有一個盛大的集會，紀念世界大教育家裴斯塔洛齊誕生二百週年，而且還有五百本裴氏傳出版。這是浙江大學教授吳志堯兄多年研讀的結晶。在這時期印行出來贈送給小學教育界同仁，真是一種極有價值的紀念。我也拿到一本，不但很有興趣的讀過，而且常常從這書裏摘錄了重要的語句，寫在畢業同學的紀念冊上。這書的價值，孟憲承先生在序文中已經說得很詳細，毋須我再多嘴。可是我想，這好書只印了五百本，未免有些美中不足。然而在紙荒工費的潮流中，我們無法使這不足得到滿足。時間已忽忽過去了。今年一月，朱經農先生來，提出了計劃印行國民教育文庫的問題，我就說，吳兄這本裴氏傳，應當在這文庫中坐第一把交椅。我的理由很簡單，就是孟序中說的：「將這動人的故事，贈與想慕他的人們，是紀

念他的最好的一個方法。」這才可以產生一種動力，使「教育第一」這口號兌現。

三十六年二月俞子夷在杭州西湖羅苑

目錄

孟序

俞序

第一章 裴斯塔洛齊的時代………	一
一 革命前社會政治的一般狀況………	一
二 啓明思想的發展………	六
三 革命時期………	十二
四 統一的瑞士聯邦的誕生………	一九
第二章 裴斯塔洛齊的教育事業（上）………	二三
一 早年的生活………	二三

斐斯塔洛齊

二

一 新莊三十年	118
三 斯湯支孤兒之父	三九
第三章 裴斯塔洛齊的教育事業（下）	四四
四 部格都夫——近代小學的搖籃	四四
五 伊佛登——教育的麥加（Mecca）	五八
第四章 裴斯塔洛齊的教育思想	
一 引言	六八
二 直覺的認知	六八
三 發展的程序	七一
四 語文的教學	七八
五 教育的目的	八二
第五章 「裴斯塔洛齊性格」述釋	九〇
	九五

一 裴斯塔洛齊的精神 ······	九六
二 教育精神的範型 ······	九八
三 愛的動機 ······	一〇五
四 愛的形式 ······	一〇八
五 教育的意義 ······	一一一
第六章 裴斯塔洛齊的影響 ······	
一 引言 ······	一七
二 幼稚教育 ······	一七
三 勞動教育 ······	一七
四 教學方法 ······	一七
五 師範教育 ······	一三九

裴斯塔洛齊

第一章 裴斯塔洛齊的時代

——十八世紀瑞士的啓明和革命——

一 革命前社會政治的一般狀況

距今一百年前，和平自由繁榮獨立的瑞士開始建立。這是瑞士人的光榮，也是民主政治的福音。但在新瑞士成立以前，它會經過一個沉悶紛亂的時期。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，瑞士在黑暗的舊勢力之下喘息。十八世紀中葉後，一方面，啓明運動和新經濟的力量開始發動，逐漸改造着瑞士人民的生活和思想，另一方面，舊勢力仍然支配着一切，形成一種動盪危險的局勢。新教和舊教盤據着各自的壁壘，貴族和平民處於對抗的狀態，邦聯不過是一個空洞的軀殼，政治還沒有脫離

卑污自私的情狀。直到十八世紀末葉，法國大革命如一陣狂潮，將舊瑞士席捲而去，從此再經過一段孕育時期，一八四八年，這個被世人稱譽為「世界樂園」的新國家，方才出現。

瑞士的特權階級發生於十七世紀，因各州情形不同，這些特權階級可分三類：一、南部林區幾州，如烏利（Ueli）、什維茲（Schwyz）、格拉盧斯（Glarus），雖然有着四百年以上的民主傳統，可是當時的市民，只限於出生本地，或對政府有特殊貢獻的人。客籍居民不能置產，不能獨立經營工商業，參政當然更談不到。往昔各地人民自由遷徙居住的權利已經不存在。二、東北部的蘇黎世（Zuerich）和北部的巴塞爾（Basel）等州，又有另一種貴族專政的形式：政權是操縱在同業公會會董的手裏，鄉區人民不但無權參與政治，便是高級軍職、教育學術，較大的工商業，以及一些獲利和榮譽的職業也是沒有置身餘地的。三、西部的夫賴堡（Fribourg）、伯爾尼（Bern）、琉瑟恩（Luzerne）和索羅圖恩（Solothurn）等州，那裏所謂市民，即是特殊階級。城市以外區域的土地，或由戰爭的掠奪，或以金錢購買，都被市民兼併；那些地方的居民，也隨着土地隸屬於市民，失賴堡州從十七世紀初年起，更有一種特殊的市民，稱為「顯貴市民」（Privy Burghers）。該州的政權

成為這些貴族的專有品。門第世家代代相傳，政治成為少數家族的事。伯爾尼也在十七世紀中葉決定將市民資格加以限制，以後所認可的，稱為『永久居民』，不能享受任何政權，並且在參政的市民之中實際的政權更為極少數世家所操縱。

享有政權的人逐漸減少，貴族儼然成為一個獨特的階級。十七世紀流行於歐洲的天命神權的政治觀念，在有自由傳統的瑞士也因運而生。政治成為一座顛倒的金字塔，動亂不安因此層出不窮。當時適值三十年戰爭（一六一八——一六四八）無數避難的人湧到瑞士，同時瑞士又供應德軍糧精，農產品價格因而大增。到了戰爭結束，繁榮突然中止，結果釀成一種農村危機。原來在憤懣不平狀態之下的多數被統治者，在各處相繼騷動。一六五三年爆發農民戰爭，農民結成「人民同盟」和貴族相對抗。他們要求取消一切捐稅和不利於他們的改革，並要求恢復各地舊時所享受的自由。可是農民對於政治既無明確目的，行動又極散漫，亂事在當年就平定，首領多數被殺，結果貴族專政反而因此更加堅定。

自從十六世紀初期宗教改革發動以後，瑞士經過兩次宗教戰爭（一五三一和一七一二），

各州之間分崩離析的現象，繼續發展不已。到了十八世紀，所謂邦聯，既沒有憲法，也沒有行政和立法的機關，惟有一個邦聯會議（Swiss Diet）和主持會議的州，或稱首都（Vorort）。這一州習慣上總是由蘇黎世擔任的。各州的代表都有規定的權限。會議的決議案須經全體一致通過才能成立。代表逢着困難，惟有向本州去請示。有人會這樣譏諷過：「要邦聯會議通過這樣一項決議，『雪是在冬天下的』，」也非要經過十多次的請示，不能在會議裏取得一致的同意。因此當時關於各州間的軍隊、幣制和關稅的統一，邦聯會議簡直無能為力。惟有法國貨幣才能在各州通用，各州的貨幣出境非貼水不可，或者甚至於不能使用。各州都有關卡，對於進出口貿易，限制極嚴，也極瑣細。各州都只顧本州的利害，因此關係各州的公共利益便無人顧問。如東北部有一個林特河（Linth）區域，河水氾濫，成為一片沼地；原因是這個區域屬於好幾州管轄，對於堤堰防治的合作便無法實現，只有聽其自然，常常鬧災。所以在別國看來，當時的瑞士無非是一些雜湊的小邦，它們雖然具有構成國家的一些實質，如土地、民族、光榮的歷史等等，但是國家力量的表現是一些兒也看不到的。邦聯如此，那些自古以來便實行民主政治的各州怎樣呢？像烏利、什維茲、格拉盧斯等州，習

慣上政治是由人民大會決定的，可以說是瑞士傳統政治的代表形式。拿破崙認為瑞士之所以有權獨立存在，就爲了這點民主政治的緣故。可是十八世紀時像什維茲、祖格（Zug）和內外阿彭最爾（Inner and Outer Appenzell）正鬧着劇烈的黨派紛爭，其原因或是由於個人間的爭權，或是由於人民嫌當政者分配從法國得來的傭兵撫息金的不公平。人民往往樹立黨派，擁護或反對當政的人。開會時各以武力相見，有的驅逐出境，有的抄沒財產，甚至於處以極刑，相互攻擊。一切法律的保障都破壞了，直到雙方都感覺厭倦，才能恢復和平和秩序。最壞的情形是選舉的敗亂。人民仰攀少數權勢的家族，賄賂公行，官職買賣。例如格利松州（Grisons）的沙烈斯（Salis）一家，便以包攬稅關和大量供給外國傭兵致富。其他家族起來和他競爭，一個首領任意將別一個首領拘禁起來，甚至鬧成各村械鬥，以致傳統的民主政治只成了一個虛偽的形式。

人民是大部份還處於農奴的地位。土地則擔負着很重的田租和教會所徵收的什一稅，工業是嚴格的爲同業公會或市民所操縱壟斷。最惡劣的情形是共管區域（Common bailiwick^s）政治的腐敗。這些區域是幾州共同購得，或是戰勝掠奪而來。每兩年由各州輪流選舉一個州官。